

忆吴征镒院士教诲点滴

吴鹏程

(1935~)，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在“向科学进军”的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中，1956年由全国高等院校分配来北京植物研究所的大学毕业生动达22人，我有幸是其中之一。我是上海复旦大学包了上海至北京列车中的一个火车车厢经36小时来到北京。科学院在北京火车站有接待站把我们送至当时位于西外大街141号动物园内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时值1956年9月3日。然后，由植物所人事科组织新成员学习一周，参观所里部分研究室。北京植物研究所正是在1956年由原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植物所领导根据当时所内及全国植物学科发展情况，就1956年分配来所的大学毕业生逐一进行安排。我被分配至分类研究室，具体专业是苔藓植物分类学。当时我虽然对植物分类学是有一定兴趣，但把植物分类学作为终身工作还未做好思想准备。尤其是苔藓植物分类是一门较小的学科，在大学中仅学过4小时，因此我表示不愿接受，要求重新分配工作。后来，身为植物所副所长的吴征镒先生亲自出面和我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估计当时由副所长与新分配生谈话并不多）。主要就苔藓植物学科的需要和填补植物所该项学科空白进行了细致分析，并为我指引了努力的方向。同时还介绍了已在南京师范学院陈邦杰先生处学习苔藓的黎兴江，称赞她学习进步甚快，要我努力向黎兴江学习。吴先生的亲切谈话完全是启发式地引导，不加勉强让你自觉式地接受，深深地触动了我的思想。事后我虽并未完全想通，但终于同意所里的分配。在1956年9月23日于钱崇澍所长办公室和陈邦杰先生首次见了面，陈师问了家庭等情况后嘱我在10月初去南京师范学院，接受他为期10年（虽其中二度由所调回京短期工作）的培训。陈邦杰先生在1956年9月来京是赴民主德国参加格拉斯瓦特大学500周年纪念活动。

在我后来从事苔藓植物分类学工作中，未能直接和吴先生一起从事研究，但经常听到学者们对吴征镒先生在植物分类学方面的造诣如何登峰造极，毕生收集了有关种子植物方面的资料卡片是以柜子来计算。同时吴先生在种子植物分类方面的鉴别也是“超人”般地过目不忘。这些影响对我刚步入“植物分类王国”的初出茅庐者确实起了巨大的榜样的力量、不断地帮助和促进自己在苔藓植物研究中坚持刻苦学习和逐步深入。

随着植物分类学发展至深入阶段，自然会导致植物区系和植物地理学问题需要科学的阐释，从事苔藓植物分类学研究也必然会有相类似的问题产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吴征镒先生及时地提出了中国植物区系可分为15个分布类型，就它们形成的历史以及地质气候和环境变迁作了全面科学的解释。尤其是把“东亚成分”划分为中国—日本成分和中国喜马拉雅成分二类，科学合理地把地史变迁对中国植物区系的深刻影响，及喜马拉雅山系后来的抬升所造成的影响有机地相结合。吴征镒先生还从我国曾存在古地中海的事实，提出“古地中海区系成分”。他的精辟而科学的分析，促进了我国植物分类学与植物区系地理学的有机结合，使我们不仅停留在对植物分类学目前的认识，还能以科学的历史观了解植物界在各地质历史时期的变化和影响，同时还可以预测植物界在今后的变化



及其发展前景。植物分类学不只是一门认识、鉴别和对植物进行分门别类的学科，也不只是“机械地”认识地球上有多少种植物或多少种生物的科学，而是一门以科学历史观结合植物本身特性（含遗传特性），不断进化的科学。吴征镒先生虽已离去，但他留下的宝贵的学术遗产将与世长存。

